

DNA解开女研究生怀孕之谜

2008年7月,一起离奇的强奸案引起人们的关注:女硕士李业梅在中医师胡清宇家里接受了奇怪的“妇科检查”及“物理治疗”,怀疑遭受了性侵犯,可她碍于胡清宇有恩于自己的母亲,只得忍气吞声,选择吃哑巴亏算了。一个月后,李业梅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于是报案。可胡清宇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在履行一个医生“治病救人”的职责……

可怕的梦魇

25岁的李业梅,从小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母亲李叶华是医疗器械经销商。2001年,她考入某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务英语系,2005年考入北京某大学硕士研究生。

2006年9月下旬,李业梅随同在北京出差的李叶华去见中医师胡清宇,并在一起吃饭,两人由此认识。50岁的胡清宇于2006年5月在全国中医药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李叶华后,将一些圈内朋友介绍给李叶华,为其推销上百万元的医疗器械提供了便利。事后,胡清宇婉拒李叶华拿出的数万元好处费,李叶华认为他是一个大好人。

2006年10月7日早晨,李业梅刚起床,就接到李叶华从广州打来的电话,要她去胡

清宇家里取一幅山水画和一枚印章,自己改天到北京奉上10万元润笔费,作为一种变相的酬谢。

与母亲通完电话后,李业梅穿戴洗漱一番后,离开研究生公寓,打车直奔胡清宇的家中,见到了胡清宇和他正在读高二的儿子胡雅艳。胡清宇对李业梅说:“印章刻好了,画还没画完,你等我一会儿吧。”于是,两人就开始聊天了。她告诉胡清宇,自己国庆放假这几天腰疼得很厉害,夜里根本睡不着觉。

胡清宇赶紧放下画笔,给李业梅把了一下脉,说她患上了妇科病。她说:“去年暑假,我去医院里找妇科医生看过,医生让我做这检查、那化验,然后再打上几天点滴,最终也没弄清具体是什么病,更别说根治了。”胡清宇安慰道:“我既是中医师,又是妇科医生,等会儿我帮你好好地检查、治疗吧。”

大约10分钟后,胡清宇放下画笔,对李业梅说:“你跟我进卧室吧,我好帮你治疗一下。”她随他进屋后,按他的要求脱掉上衣,俯卧在床上。他告诉李业梅:“你放心吧,无需打针吃药,这种病可以治好。”说完,他开始给她扎针灸,拔火罐。

中午12时许,胡清宇结束治疗,李业梅觉得腰部轻松、舒服了许多,向他表示感谢,并提出告辞。胡清宇带她及女儿在楼下餐馆吃饭。饭后,他支走女儿,要李业梅跟他上楼拿山水

画和印章。

进屋后,胡清宇说:“我再帮你治疗一下吧。”李业梅没有拒绝,再次随他进了卧室。他让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然后掀开她的上衣,开始给她按摩腰部。他一边按摩,一边说:“你要放松,再放松一些。最好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来到草原上,处处是鸟语花香……”她真的闭上了眼睛。

大约过了5分钟,胡清宇停止按摩,说:“我上午给你把脉时,感觉到你的左胸部好像有肿块,这次再给你看看。”她没有多想,认为这是医生看病,也就点头同意了。

于是,胡清宇再次掀开李业梅的上衣,要她闭上眼睛。他伸出右手,揉其左胸部,说:“里面有小肿块,可能是乳腺炎。”李业梅紧张极了。

时间一天天流逝,李业梅渐渐平静下来了。然而到了11月8日晚,李业梅发现自己有40多天没来例假了,买来试孕纸一查,天呀,自己竟然怀孕了!她惊呆了。

经再三思量,李业梅联想到一个月前胡清宇为她所做的“物理治疗”,认定腹中的小生命是胡清宇的!当天深夜,李业梅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上网,寻求答案。无意中,她登录市公安局网站,顺手给局长信箱写了一封求助信:“我是一名学生,一个月前被性侵犯了,我害怕怀孕,害怕家人知道。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法律手段能够制裁这种人渣。”落款是“小

胡清宇伸出双手,将她拉回卧室,说:“这是正常的妇科检

查,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李业梅考虑到胡清宇应该不会对自己怎样,也就听之任之了……

事后,李业梅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神情恍惚地下楼,直接打车回研究生公寓。

意外怀孕

2006年10月7日下午3时许,李业梅回到研究生公寓内,坐在床上,忍不住哭了起来。当天下午5时许,李业梅打电话给母亲李叶华:“妈妈,胡清宇是流氓医生……”李叶华吃惊地问:“胡清宇是怎么非礼你的?”李业梅说:“胡清宇只是用手指触摸了我的私处。”李叶华当即要打电话给胡清宇问个明白,李业梅说:“你千万不要打这个电话,我吃哑巴亏算了。”

时间一天天流逝,李业梅渐渐平静下来了。然而到了11月8日晚,李业梅发现自己有40多天没来例假了,买来试孕纸一查,天呀,自己竟然怀孕了!她惊呆了。

经再三思量,李业梅联想到一个月前胡清宇为她所做的“物理治疗”,认定腹中的小生命是胡清宇的!当天深夜,李业梅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上网,寻求答案。无意中,她登录市公安局网站,顺手给局长信箱写了一封求助信:“我是一名学生,一个月前被性侵犯了,我害怕怀孕,害怕家人知道。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法律手段能够制裁这种人渣。”落款是“小

安”。11月10日上午10时,李业梅收到回复邮件,要她赶紧去医院检查,然后去公安机关报案。

当天中午,李业梅赶到医院。妇产科医生给她做了检查,发现其宫内早孕,且有宫颈息肉。李业梅这才知道,自己腰疼的总根子在宫颈息肉上,并不是什么阴道炎。当天下午,李业梅拿着体检单,去报了案。

11月11日,医生给李业梅做了人流及宫颈息肉摘除手术,并从她的体内抽取了1毫升静脉血。做完手术后,医生将李业梅的胎囊、蜕膜组织及静脉血交给了民警。李叶华闻讯后,在电话中将胡清宇大骂了一通,然后以最快速度飞到北京……

色狼医生领刑

2006年11月15日晚上11时许,民警拘留了胡清宇。胡清宇一口咬定李业梅在向自己“栽赃”：“她腹中的胎儿,绝对不可能是我的!一个月前,李业梅在我家里取画时,我对她没有任何恶感和歹念,自始至终都是好心地给她检查和治病。”

几天后,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作出DNA鉴定,鉴定结果极强烈地支持胡清宇为李业梅的引产绒毛组织的生物学父亲。

2006年11月27日,胡清宇被批准逮捕。在看守所内,他认为自己被李业梅冤枉了。他一次次对办案民警说,自己只是在履行一个医生“治病救

人”的职责,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李业梅的事情,至于她意外怀孕,那应是一时失误所造成的。

2007年8月6日,法院不公开审理这起特殊的强奸案。在法庭上胡清宇连声说:“李业梅冤枉我了,我这真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随后,他辩称,自己算是一个有房有车有上百万存款的成功男人,既是医生,又是书画家,儒雅多才,平时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孩,早就练出“坐怀不乱”的真功夫了。

胡清宇还强调说:“李业梅是病人,她母亲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对她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再说,我与妻子感情很好,根本没必要假借治病的名义,与李业梅发生性关系。强扭的瓜儿不甜,我要做就做两厢情愿的。”

胡清宇与公诉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到,这究竟是自愿发生性关系,还是强奸?

2007年8月13日,法院认定,胡清宇于2006年10月7日在自己家中,假借妇科检查和治病的名义,在李业梅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导致其怀孕。胡清宇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胡清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8年7月15日,二审法院裁定如下:驳回胡清宇的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为化名)
据《楚天金报》

老警察机场安检口险遭喝尿



余发海

下决心为142位烈士找家对、寻亲人,凭借动人事迹享誉全国,刚刚在沪获得“2008年度十大真情人物”称号的生活版“谷子地”——余发海,于去年12月27日离开这座对他给予崇高敬意的城市。令老英雄吃惊的是,当天在浦东机场安检时,他竟然险遭“喝尿”的窘境。而这一幕意外,至今让他深感委屈,在回到湖北赤壁市多日后,无法释怀的他选择向记者说出心里话。

原来当天余发海在经过机场安检通道时,女安检员查出两瓶液体物品。当老余告知其中一瓶是自己的尿样后,他竟听到对方要求自己当场“喝一口”。所幸,老余携带相关病历才免了“品尿”之苦。原本期待他载誉归乡的亲属、同事获悉老余的尴尬遭遇后,无不愤懑不已,老余要求这名女安检员向他道歉,并保留人格名誉及精神损害诉讼维权。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1月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机场方面对此高度重视,通过调查发现,“安检喝尿”风波是女安检员将“尿”误听为“饮料”导致的误会,在执行有关规定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态度并无不妥。目前,余发海已委托记者核实现场录像。

许女安检员怀疑这尿液可能是什么化学药物。不过,她可以要求自己将其倒掉,没必要让自己直接“喝一口”,而且自己明明告知对方杯中是尿,女安检员这样的回答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僵持期间,另一名男安检员请余发海出示能够证实病情的相关证明。余发海连忙从包里找出随身携带的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给他做肾移植手术的病历,在仔细核查后,男安检员才让余发海通过。

他是“真情人物”帮90位烈士找到亲人

余发海,赤壁市公安局副局级侦查员,他的人生履历,使他被公众称为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的生活版人物。

记者从余发海所在单位了解到,他是湖北省赤壁市公安局58岁的老侦查员。2005年7月,该局在湘鄂赣边区的羊楼洞村扶贫时,发现该村16组老营盘茶山上有片烈士墓,单位派老余去考察后才知共有142位烈士,涉及24省118县,在荒凉悲壮的墓地沉睡了半个多世纪不为人知。

余发海决定为142位烈士找家乡、寻亲人。4年多来,他历经艰辛坚持不懈,在社会各

界的支持下,目前已经找到21省82县市90位烈士的亲人。

此次正式来沪参加“2008年度真情人物”颁奖盛典,也是老余首次乘坐飞机。

对于在浦东机场的遭遇,余发海说,他是位老民警,当过派出所所长,理应遵守和维护航空安全,“我当时穿的是一件毛领警服冬袄,没有佩戴警衔。”但女安检员当时的口吻是有失理性和职业道德的,“实在难以接受”。

[机场回复]

女安检将“尿”误听为“饮料”

1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部分国内出发安检口进行实地采访。每条安检线约有6名穿着制服的安检人员在进行流水操作,分别承担扫描、传送行李包、全身安检、扫描监控等具体工作。记者看到,当部分乘客携带液体物品过安检时,都会被劝阻,在解释相关规定后将液体倒进一旁的塑料桶,随后将容器归还给乘客。整个过程中,安检员的态度比较温和,乘客也非常配合。

记者注意到,每隔几个安检通道入口,就竖着一块约高

2.5米的白色巨幅告示板,上面用中英文分别写着国家民航总局去年3月14日发布的《关于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液态物品乘坐国内航班的公告》(禁液令)。

浦东机场国内安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安检员在执行“禁液令”遇到不理解时,往往会遵循先向乘客耐心解释说明,并将情况报告值班领导,由值班领导负责具体处理。一般情况下,安检员会建议乘客采用放弃、托运、暂存液态物品的方法。

在了解余发海的遭遇后,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高度重视,立刻安排专人调查。

1月7日下午5时许,机场方面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基本的情况说明:当时,负责开箱的女安检员姓张,她从余发海包中取出两瓶液体后发现,其中一瓶为无色透明状,另一瓶为疑似饮料的淡黄色液体,当女安检员询问余发海时,他正把登机牌衔在嘴里,语音含混地进行了回答。

由于现场环境嘈杂,旅客口齿不清,女安检员误听为“饮料”,于是告知旅客“饮料呀要么你喝一口”。并立即告知余发海“禁液令”的规定,让其自行处理。当余发海将登机牌取下后强调,这是自己肾移

植用于化验的小便时,女安检员当即请示了安检分队长。在核查病历后,考虑到余发海的实际情况,同意其将尿液随身携带。机场方面表示,以上对话及现场处理情况皆有现场实时录像予以证明。

记者随后向余发海证实,当时他为了要穿上刚刚安检时脱下的冬袄,的确把登机牌含在嘴里。最终过安检时,自己也将尿液带进登机休息处,并在上飞机前最后一次排泄后将尿液倒在厕所。目前,余发海已委托记者仔细查看机场方面提供的现场录像资料,若录像资料能完整证明此事确系一场误会,他将与机场方“以和为贵”。若录像无法证实,他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为自己维权。

[两大疑问]

他为何带尿液过安检?

根据余发海提供的医院病历传真显示,他是一位肾移植重症患者。根据医生叮嘱,他外出都会随身带两个刻度杯,每天要按医嘱要求做:一杯记录喝水的饮量,一杯记录相对应排出的尿量,每天需要准确控制喝多少、排多少。

一般情况下,尿液瓶都是在装满500毫升后一起倒掉,以便他准确计算排泄量。在从武汉飞往上海时,第一次乘坐飞机的余发海同样遇到了机场安检执行“禁液令”,将两杯液体统统倒掉,由于当地机场饮水机被意外损坏,使得他差点因没有找到饮用水而错过服药时间。在上海回武汉时,余发海依然担心机场没水喝,从而自带了服药的白开水,而另一瓶尿液是等待中午准时服药喝完水后,按照计量进行排泄,并在登机前一并倒掉。

尿液不能随身携带?

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一律禁止随身携带液态物品,但可

办理托运,其包装应符合民航运输有关规定。而旅客所能自行带上飞机的液态物品仅限于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旅客携带少量旅行自用的化妆品,每种化妆品限带一件,其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并应置于独立袋内,接受开瓶检查。第二种是糖尿病患者或其他疾病患者携带必需的液态药品,经安全检查确认无疑后,交由机组保管。由此可见,尿液并未列入其中。

[专家建议]

窗口服务行业应注重“以人为本”

就机场安检严格执行“禁液令”险让乘客“喝尿”的事件,记者1月7日随机采访了浦东机场及上海机场城市航站楼的多名旅客。

多数旅客认为,“禁液令”等措施是为了确保民航安全,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理解和遵守。旅客陈小姐表示,机场严格执行安检规定,既是对自己 and 他人负责,也是国家安全需要,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其实,事先将液体物品托运,过安检时既不会有麻烦,人也会轻松很多。”

针对老余的遭遇,旅客金先生认为,这并非是“禁液令”的问题,而在于机场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方式问题。严格的规定与人性的操作并不矛盾。“说到底,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不威胁民航安全,不违反现行法规,在实际操作中多为旅客考虑,尽可能方便旅客出行,这种灵活的方式有时比一刀切更有效。”

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何海兵副教授指出,女安检员按照民航总局规定进行安检本身没有问题,但作为代表城市形象的窗口服务行业,更应注重以人为本的服务态度。

据《新闻晨报》

[事件回放]

女安检要求:“要么你喝一口?”

根据余发海的回忆,事件发生在浦东国际机场T1国内出发安检区2号通道。

去年12月26日,余发海在沪参加东方卫视举行的“2008年度十大真情人物”颁奖盛典。次日中午,他准备与同行来沪的老伴前往浦东机场,搭乘东航MU2504次航班返回武汉。

当余发海接受例行安检时,一名女安检员拦住了他。余发海被告知,随身的行李内有液态物品,女安检员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开包检查,发现包里有俩个标有计量格的500毫升透明塑料杯,其中装载不同的液体。余发海解释道,其中一杯是白开水,准备中午候机时服药丸用。

女安检员随后询问,另一杯约为100毫升的淡黄色液体是什么?余发海回答:“这是尿。”“要么你喝一口。”女安检员的回答让余发海顿时傻了眼,连忙解释自己是肾移植重症患者,需要对饮水量和排尿量分别计量。余发海猜想,也